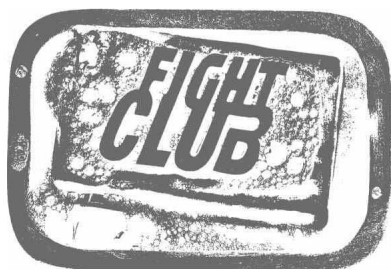


搏击俱乐部



[美]查克·帕拉纽克 著 冯涛 译

搏 击 俱 乐 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搏击俱乐部/(美)帕拉纽克(Palahniuk, C.)著;
冯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书名原文: Fight Club
ISBN 978 - 7 - 208 - 08395 - 0

I. 搏... II. ①帕...②冯...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205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设计 姚荣·零语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陈楠

FIGHT CLUB by CHUCK PALAHNIUK
Copyright © 1996 by CHUCK PALAHNIU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搏击俱乐部

[美]查克·帕拉纽克 著

冯涛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2,000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395 - 0/I · 636

定价 2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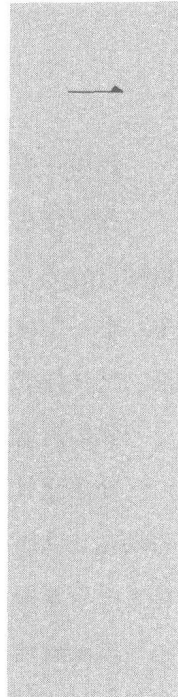
献给卡萝尔·米德，
她毫无怨言地容忍了我所有的恶习。

致谢

感谢以下诸位对我的偏爱和支持,尽管,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

Ina Gebert
Geoff Pleat
Mike Keefe
Michael Vern Smith
Suzie Vitello
Tom Spanbauer
Gerald Howard
Edward Hibbert
Gordon Growden
Dennis Stovall
Linni Stovall
Ken Foster
Monica Drake
Fred Palahniuk

搏击
俱乐部



泰勒给我找了份侍应的活儿，然后泰勒把一把枪戳进我嘴里说，进入永生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死。虽说我们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最铁的哥儿们。如今大家总在问我认不认识泰勒·德顿。

枪管一直抵到我嗓子眼儿，泰勒说：“我们不会死的。”

我的舌头能感觉得到我们在枪管上钻的消音洞。开枪的声音大部分由气体膨胀造成，而且一发子弹之所以会产生小小的音爆^①，是因为它速度太快。想要消声，你只需在枪管上钻洞，钻很多洞就成了。这会把气体放出来，把子弹减到音速以下。

可要是你洞钻得不到位，枪就会把你的手轰掉。

“这不是真的死，”泰勒说，“我们会成为传奇。我们会永生不老。”

^① “音爆”(sonic boom)是飞行器在以音速或高于音速飞行时，其前方短波所产生的的一种爆炸声音。

我用舌头把枪管拨到腮边说，泰勒，你说的是吸血鬼吧。

我们站在顶端的这幢大楼十分钟内就将不复存在。你先弄到浓度百分之九十八吱吱冒烟的硝酸，再把它加到三倍于它的硫酸里。在一个冰水浴缸里混合。然后用眼药水瓶子一滴滴往里加甘油。这样你就得到了硝化甘油。^①

我知道这个，因为泰勒知道。

在硝化甘油里掺入锯末，就得到了上好的可塑炸弹。很多人将硝化甘油跟棉花混合，再将泻盐当硫酸盐加入。这也成。还有有些人将石蜡跟硝化甘油混合。石蜡在我看来根本行不通。

泰勒就这么把枪戳进我嘴里，跟我一起站在帕克-莫里斯大厦之巅，我们能听到玻璃的碎裂声。透过楼顶的边沿望去。天阴沉沉的，哪怕站得这么高。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楼，这么高的地方风总是很冷。这么高的地方绝对安静，你感觉你简直成了那些送到太空里做实验用的猴子。你要完成训练你干的那点工作。

拉一根杆儿。

按一个钮儿。

你根本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死了。

站在一百九十一层上，你透过楼顶的边沿望去，底下的街上站着一堆长毛绒地毯般的人，仰面朝上看。碎掉的玻璃来自我们正下方的一扇窗户。窗户从大楼的一侧爆了出来，随后爆出来的是一个大得像个黑色冰箱的文件柜，就在我们正下方，一个六层的文件柜从大楼陡直的一侧掉了出来，缓慢地旋转着往下落，越来越

① 此处为小说笔法，并不真实。

小，直落入拥挤的人群，消失不见了。

在我们脚下那一百九十一层楼中的某处，破坏工程之恶作剧委员会的太空猴子们正在疯狂地乱窜，在毁坏历史的每一块碎片。

有句老话，说的是你总是杀了你爱的那个人，其实，你瞧，这话反过来说也成。

有把枪戳在你嘴里，枪管塞在你上下牙之间，你就只能发元音了。

我们就剩下最后十分钟。

又有一扇窗从楼上爆出来，碎玻璃四处飞溅，像一群鸽子悦目生辉，然后一张深色木桌被恶作剧委员会一寸寸从大楼里往外推，终于斜了，滑出来，上下翻滚着变为一个神奇的飞行物，消失在人群中。

帕克-莫里斯大厦再过九分钟就不复存在了。你只要有足够量的胶质炸药，把它包在不论什么建筑的地基支柱上，你就能掀翻世界上任何一幢大楼。不过你得用沙袋把它紧紧地压实封好，这样才能直接把支柱炸掉，否则炸的只是柱子周围的地下停车场。

这一窍门儿你在哪本历史书里都甭想找到。

造凝固汽油弹的三种方法：一，你可以将等量的汽油和冰冻浓缩橙汁混合。二，你可以将等量的汽油和健怡可乐混合。三，你可以将碎猫砂溶解在汽油中，直至溶液粘稠。^①

你还可以问问我怎么造神经毒气。哦，还有所有那些疯狂的汽车炸弹。

^① 此处为小说笔法，并不真实。

九分钟。

帕克-莫里斯大厦就要倒了，所有的一百九十一层，像森林中的一棵树一样慢慢倒下。木材。你什么都能掀翻。想想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将不过成为天空中的一个点，蛮怪的。

泰勒和我站在楼顶的边沿，我嘴里有支枪，我在琢磨这枪是不是干净。

我们眼看着又一个文件柜从大楼的一侧滑出来，抽屉在半空中打开，大叠的白纸被上升气流裹挟着随风飘散，把泰勒那整套谋杀—自杀的计划都忘了个干净。

八分钟。

然后是烟，烟从破碎的窗户冒出来。或许在八分钟内破坏小组就将点燃引药。引药将炸开底层的炸药，地基的支柱将被炸得粉碎，然后帕克-莫里斯大厦的系列照片就会载入所有的历史书。

延时拍摄的五连张照片。先是直立的大楼。第二张，大楼会以八十度站立。然后是七十度。第四张照片中的大楼会呈现四十五度，大楼的内部构架会显现出来，楼体会略微从构架中拱出来。最后的留影，整幢大楼，所有的一百九十一层将“砰”地倒在国家博物馆上，那才是泰勒真正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世界，现在，是我们的了，”泰勒说，“那些古人都死了。”

我要是知道这一切竟会如此收场，我巴不得眼下就死了进天堂。

七分钟。

我站在帕克-莫里斯大厦之巅，泰勒的枪戳在我嘴里。此时桌

子、文件柜、电脑流星般落向大厦周围的人群，烟从破碎的窗户中涌出来，而三个街区之外的同一条大街上爆破小组正在看着表，这一切我都一清二楚：那枪，那无政府状态，那爆炸的真正根源是玛拉·辛格。

六分钟。

我们之间其实是个三角。我想要泰勒。泰勒想要玛拉。玛拉想要我。

我不想要玛拉，泰勒也不想让我围着他转，不再想了。这并非关切之中的爱。这是所有权中的财产。

没了玛拉，泰勒等于一无所有。

五分钟。

我们也许会成为一个传奇，也许不会。不，我说，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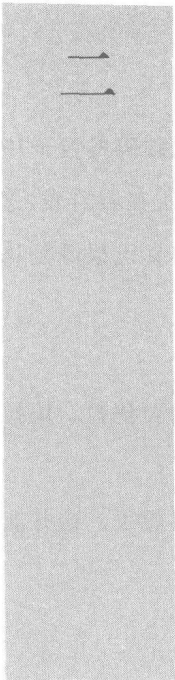
要是没人写下福音书，又上哪儿找耶稣去？

四分钟。

我用舌头把枪管拨到腮边说，你想成为一个传奇，泰勒，哥们儿，我就成全了你。从一开始我就在场。

我什么都记得。

三分钟。



鲍伯巨大的手臂围拢起来把我搂在怀里，我被挤在鲍伯汗津津、新长出来的两个奶子中间，一片黑暗。那两个奶头异常巨大，足有我们想象中上帝的那么大。教堂的这间地下室里挤满了人，每个聚会夜我们都碰头：这是亚特，这是保罗，这是鲍伯；鲍伯巨大的肩膀让我想起地平线。鲍伯厚厚的金发只有在发乳自称为定型摩丝的时候才做得出来的，那么厚，那么金黄，头路又分得那么直。

鲍伯双臂把我搂住，用手抚摸我的头，压在他水桶一样的胸口那茁壮成长的奶子上。

“都会好起来的，”鲍伯说，“现在你哭吧。”

从我的膝盖到我的前额，我都能感觉到鲍伯体内食物与氧燃烧的化学反应。

“他们也许发现得早，”鲍伯说，“也许只是精原细胞瘤呢。要真是精原细胞瘤，你几乎有百分百的生存率呢。”

鲍伯深吸一口气，肩膀耸起，然后放，放，放为抽抽噎噎的啜泣。再耸起。再放，放，放。

已经有两年了，我每星期都来这儿，每星期鲍伯都伸出双臂搂住我，我就开始哭。

“你哭吧，”鲍伯说着，一边吸气，啜泣，啜泣，不断啜泣。“现在就开始哭吧。”

他那张湿漉漉的大脸靠在我头顶上，我迷失在里面。该是我哭的时候了。在透不过气来的黑暗中，被关在别人里面，当你看到你原本可以实现的一切如何最终成为垃圾，哭泣唾手可得。

你曾为之骄傲的一切都将当作垃圾扔掉。

我迷失在里面。

这是我在几乎一个星期里最接近睡眠的时刻。

我就这样碰到了玛拉·辛格。

鲍伯哭是因为六个月前他被摘除了睾丸。然后是荷尔蒙维持性治疗。鲍伯长出奶子是因为他的睾丸激素太高。睾丸激素升得太高，你的身体就会提升雌性激素以维持平衡。

这种时候我就会哭，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一无所有，甚至比一无所有更糟，是一片空白。

雌性激素太多，你就有了婊子的奶子。

当你意识到你爱的每个人都会抛弃你或是死掉，哭也就很容易了。只要时间拖得够长，每个人的生存率都会降到零。

鲍伯之所以爱我是因为他以为我的睾丸也被摘除了。

在这个圣三一教堂的地下室，围绕着几个旧货店货色的格子呢沙发，大约有二十个男人，只有一个女人，所有人都两两紧抱，大部分人都在哭。有几对身子各自前倾，耳贴耳地把头紧靠在一起，就像摔跤选手在站立、相持。跟唯一的女人配对的那个男人把两个胳膊肘都压在她肩上，她脑袋两边各有一个胳膊肘，她脑袋就在他两只手中间，他脸贴在她脖子上正哭呢。女人的脸硬扭到一旁，一只手上还夹了根香烟。

我从大块头鲍伯的腋窝底下往外偷瞧。

“我这一辈子，”鲍伯哭道，“为什么要干这干那，自己都不知道。”

“男人携手”这个睾丸癌互助小组中唯一的女人，这个女人扛着一个陌生男人的分量抽她的烟，她的目光接上了我的目光。

冒牌货。

冒牌货。

冒牌货。

没有光泽的黑色短发，大眼睛活像日本动画片里的人物，瘦得像脱了脂的牛奶，裙子是灰黄的酪乳色，上面有墙纸图案般那种黑色玫瑰花。这个女人星期五晚上也出现在我参加的肺结核互助组。她星期三夜里出现在我参加的恶性黑素瘤圆桌恳谈会。星期一夜里她出现在我参加的“坚定信徒”白血病聚谈小组。她偏下面一点的头发有一块露出霹雳闪电状的白色头皮。

你寻找这些互助小组时会发现它们都会起个模模糊糊的喜兴名称。我星期四傍晚的血液寄生虫病小组叫做“自由与清澈”。

我参加的大脑寄生虫病小组叫做“超越与胜利”。

星期天下午是“男人携手”在圣三一教堂地下室的聚会，这个女人又冒了出来。

更糟的是，有她在一边瞧着我哭不出来了。

这原是最爱的那部分，被大块头鲍伯搂着跟他一起不抱希望地痛哭。我们从早到晚拼命工作。只有到了这儿我才能真正放松一下，把一切暂时抛开。

这就是我的休假。

两年前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助组，在我又一次因为失眠去就医之后。

我有三个星期没有睡着。三个星期没有合眼后，所有的一切就都变作了魂不附体的经验。我的医生说：“失眠只不过是更严重问题的征兆。你要找出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要倾听你的身体。”

我只不过想睡觉。我想要几粒小小的阿米妥钠^①胶囊，两百毫克大小的。我想要几粒红蓝相间的吐诺尔^②胶囊，几粒像唇膏一样红的速可眠^③。

我的医生要我嚼缬草根，多做运动。最终我就能睡着。

我的脸像放陈了的水果那样干瘪了，而且伤痕累累，你都会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的医生说，我要是想见识一下真正的苦痛，我应该去看看在某个星期二夜里举行的“第一圣餐礼”。看看那些大脑寄生虫病患者。看看那些退化性骨病患者。那些器质性脑功能障碍患者。看

①②③ 均为镇定安神药物。

看那些在场的癌症患者。

我就去了。

我参加的第一个小组有正式的介绍程序：这是爱丽斯，这是布伦达，这是多佛。每个人都微笑着，都有那把看不见的枪指着他们的脑袋。

在互助组我从不报自己的真名。

一个叫克洛伊的小女人瘦成了一副骨架，她屁股那儿的裤子空荡荡地挂下来，看着真让人难过。克洛伊告诉我，她大脑得了寄生虫最糟糕的结果是没人肯跟她做爱。她眼下离死只一步之遥，她的人寿保险已经付清了她的七万五千块钱，克洛伊一心想的就是最后干那么一回。不求什么亲昵，只要性。

男人会怎么说？我的意思是，你能怎么说？

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是从克洛伊感觉有点累开始的，眼下克洛伊已经烦透了，不再去接受治疗。黄片，她在家里备了好多黄片。

克洛伊告诉我，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监狱里的那些女人，那些公爵夫人、男爵夫人、侯爵夫人，谁愿意爬到她们上头她们就跟谁干。克洛伊冲着我的脖子喘着气。爬上来。等于是还债吧，我不知道。得操且操。

法国人管这个叫 La petite mort^①。

要是我有兴趣的话，克洛伊有黄片。亚硝酸异戊酯^②。润滑剂。

正常的时候我应该都硬了。可我们的克洛伊却是一副浸在黄

① 法语：欲仙欲死。性高潮。

② 用作抗心绞痛药和香料，做爱时可做催情之用。

蜡里的骨架。

就算克洛伊是骨架，我却什么都不是。比什么都不是更甚。不过，我们在粗绒地毯上围坐成一圈时，克洛伊的肩膀仍会戳在我肩膀上。我们闭上眼睛。这次轮到克洛伊在引导性冥想中领头了，她用描述引我们进入宁静的花园。克洛伊用语言引我们上山来到那个七道门的宫殿。宫殿中有七道门，绿门，黄门，橙色门，克洛伊用语言引我们一一打开每扇门，蓝门，红门，白门，最后发现里面到底有什么。

闭上眼睛，我们将我们的病痛想象成一个具有疗治功效的白色光球，飘浮在我们脚边，然后上升至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腰，我们的胸。我们的各个精神中心正在打开。内心的精神中心。头脑中的精神中心。克洛伊以语言引我们进入洞穴，我们在那里跟我们的能量动物相遇。我的是一只企鹅。

冰层覆盖着洞穴的地面，那只企鹅说，滑吧。我们无须任何努力，就滑过各个地道和画廊。

然后就该相互拥抱了。

睁开你的眼睛。

这是一种治疗性身体接触，克洛伊说。我们都该选个伴儿。克洛伊猛扑过来抱着我的头大哭。她在家穿无吊带的内衣，她哭着。克洛伊有各种润滑油还有情趣手铐，一直哭到我眼看着我手表的秒针绕了足足十一圈。

所以我在第一个互助小组并没哭，那是两年前。我第二、第三次参加互助小组也没哭。我没在血液寄生虫、肠癌或器质性脑痴呆患者的互助聚会上哭。